

侵华日军“十八秋”霍乱作战屠杀中国人民四十余万

鲁西细菌战大屠杀

揭秘

(修订版)

崔维志 唐秀娥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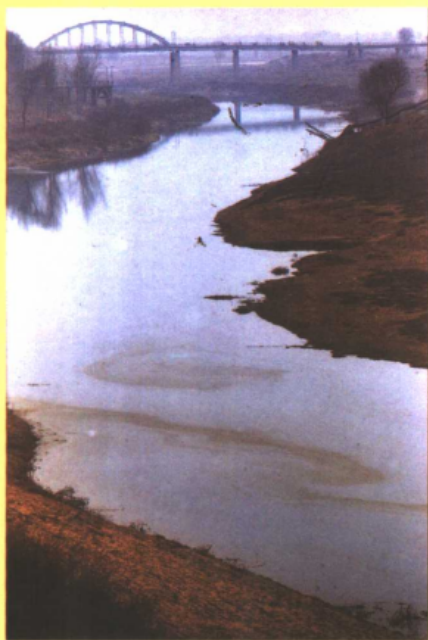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出版社



尘封历史六十载秘闻内幕大曝光

屠杀国人四十万真相掩盖无人知



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决开卫、漳、滏阳等河大堤扩散霍乱菌，致使30余县400多万人被淹，冀南全区56个县霍乱大流行，仅威县、清河等6县即屠杀中国农民约22.75万人。图为卫河临清大桥决堤处。

(新华社记者谭进摄)



ISBN 7-80153-556-1

I·045 定价：39.00 元

崔维志 唐秀娥 主编

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

——侵华日军『十八秋』霍乱作战屠杀中国人民四万

（修订版）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崔维志、唐秀娥主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10

ISBN 7-80153-556-1

I. 鲁… II. ①崔… ②唐… III. 文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1810 号

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

(修订版)

崔维志 唐秀娥主编

* *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编 100733

新华书店发行

临沂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 * *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9.25 印张 480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53-556-1/I·045

定价 39.00 元

彻底揭露侵华日军“十八秋鲁西作战”历史真相 愤怒声讨屠杀中国和平居民40余万滔天罪行

(代序言)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 王 选

正当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一案紧张进行之际,山东省沂蒙山区的崔维志同志给我寄来了由他和爱人主编的《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一书清样,请我审查,我感到十分欣慰和高兴。

认识维志同志,是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5 周年“日本右翼势力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上。他在会上作的关于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的论文发言,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重视。大家认为他的论文发言事实清晰,证据确凿(其资料来源主要是中央档案馆所存的当年参加鲁西细菌战的日军战俘主动交代的材料,且有日军当时秘密调查统计的中国和平居民死亡数字)。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说,他们曾经了解到日军在山东卫河流域实施过一次大规模的细菌战,并数次要求山东方面调查上报材料,但因山东方面未能查到确切材料而作罢。为此,大家对维志同志关于日军鲁西细菌战的研究成果感到高兴,称赞他的这篇论文是“历史上被隐瞒的篇章”,有的专家还称他是“山东日军细菌战历史研究的拓荒者”。我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

国受害诉讼原告团负责人,对此更感到欣慰,即在会上结合本身业务对鲁西细菌战受害者亲属取证工作讲了几点意见,表示全力支持鲁西细菌战受害地区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向日本政府开展民间索赔事宜。

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日本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残害中国人民,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在中国的浙江、湖南等地实施细菌战的情况,却不知晓日军于1943年秋在山东卫河流域实施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鲁西细菌战代号),制造了日军细菌战史上也是人类细菌战史上规模最大(动用陆空兵力近4万人,在冀鲁豫、冀南抗日根据地几十个县撒放霍乱菌,并决卫河等河堤扩散细菌)、屠杀和平居民人数最多(据实施这次细菌战的日军战俘交代,仅对受害区24个县的秘密调查统计,就屠杀中国人民42.75万人)的这一特大惨案。

因使用生物武器违背国际公法和人道主义,日军鲁西细菌战在绝密状态下进行,战役结束后又缄口如瓶,致使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真相一直不为世人所知。冀鲁豫、冀南当地只知道发生霍乱死了大批老百姓,有的村庄一天就死几十口,但不知道是日军实施的细菌战,更无死亡人员的统计数字。

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部分在押的日军细菌战犯在中国政府长期教育及优待政策感召下,主动交代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内幕,中国政府才得知这次细菌战的实情。可是遗憾的是,日军细菌战犯的这些极为重要的交代材料,被管理部门封存起来,世人不知此事,致使中国抗日战争方面的史料对此无一记载。日军的这一滔天罪行被浩繁的历史档案湮没了!

真相能被一时湮没,但不会永远湮灭。在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半个世纪后的1993年夏天,山东省作家、中国地方革命战争研究专家崔维志、唐秀娥二人,为征集他们所撰著的《山东抗日战争纪实》一书资料,去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档,在此发现鲁西

细菌战线索,而后追踪寻觅,费尽周折,最后终于在中央档案馆查到当年日军细菌战犯交代的口供、笔供及揭发材料,从而彻底查清了这次细菌战真相。因该事件系特大惨案,崔唐二人在他们1999年出版的《山东抗日战争纪实》一书中特列专章记述。

为了将这一特大惨案进一步宣传开,维志同志将鲁西细菌战专题文章先后投送到中央、山东省及鲁西十几家新闻单位,可是没有一家给他发表。而维志并不气馁,仍为此继续努力。2000年夏,维志接到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要他参加“日本右翼势力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的通知,他认为机会来了。他决定在这次高层次学术研讨会上揭发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的历史真相,结果取得了成功。他的这篇论文不仅受到会议的重视,而且由一同参加这次会议的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党德信同志安排,迅速在《人民政协报》上发表,随后又被上海、黑龙江、山东等多家报刊转载。

2002年8月27日,维志同志得悉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一案判决结果后,非常气愤,马上在山东省政协主办的《联合日报》第一版上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鲁西细菌战的文章。随后又接受《齐鲁晚报》记者专访,以5个整版的篇幅揭露了这次细菌战真相。与此同时,维志决定编纂出版全面详实地反映这次惨案的专著——《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他们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将这本书编好。在此,我对崔唐二同志为宣传、揭露日军鲁西细菌战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感谢。

日本法西斯为了大量屠杀中国人民,摧残抗日民主根据地;检验大规模细菌战杀伤能力,为而后进攻苏联、美国使用生物武器作演习和准备,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继在中蒙边境诺门罕、浙江、湖南、内蒙等地多次实施大规模细菌战之后,又惨无人道地在山东卫河流域实施更大规模的霍乱战,再次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为此,我呼吁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应公开揭露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历史真相,愤怒声讨日军

肆意屠杀中国人民,造成鲁西、冀南 40 余万和平居民悲惨死亡的滔天罪行,并严正通告日本当局,应为实施鲁西细菌战制造特大惨案一事向中国人民正式赔礼道歉,并赔偿鲁西细菌战及其他细菌战受害者的损失!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起诉日军进行细菌战一案已持续了 6 年,2002 年 8 月 27 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开庭作出的一审判决,虽然认定了侵华日军曾在中国发动细菌战杀害和平居民的事实,但却驳回了 180 名中国原告向被告日本政府提出的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的要求。更有甚者,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审判长岩田好二狡诈地宣称,日军曾于 1940 至 1942 年在中国的浙江、湖南等地实施细菌战,却只字不提 1943 年秋天在山东省卫河流域实施的日军侵华史上造成中国人民死亡人数最多的这次霍乱细菌战事实,我们认为这是在有意隐瞒历史真相。

我们决心继续加倍努力,彻底追究日本政府推卸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动细菌战罪行的责任,强烈要求日本司法当局主持正义,作出公正的判决,迫使日本政府向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并赔偿他们的损失!

侵华日军鲁西细菌战大屠杀综述

崔维志 唐秀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军违背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肆无忌惮地用中国、朝鲜、苏联、美国、英国人作活体解剖,实验、制造毒菌,在中国、中蒙边境、东南亚实施无数次大规模细菌战,致使数千万人遭灾,数百万人死亡;而且这些毒菌几十年后仍在作祟,继续危害受灾国家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由于战后美国与日本进行罪恶交易,以免除日本细菌战犯惩罚为条件,换取日军细菌战资料与技术,致使日军细菌战犯制造的无数惨案历史真相被掩盖,数万名残害中国和其他国家人民的杀人恶魔逍遥法外,日本政府的细菌战战争责任也无法得到清算。

在中国,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日本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残害中国人民,及日军在湖南、浙江等地实施细菌战的史实,却不知晓日军 1943 年秋实施大规模的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霍乱战代号),极端残酷地屠杀中国和平居民 42.75 万人的这一特大惨案。

1943 年 8 月至 11 月,侵华日军调集近 4 万兵力发动了对华北冀鲁豫、冀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根据地军民在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下,英勇顽强地展开反“扫荡”斗争,先后与日伪作战 355 次,歼灭日伪军 4110 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攻克敌据点、碉堡 74 座,攻入或袭击日军占据的东平、东明等 6 座县城,恢复、开辟部分地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

可是,在这次反“扫荡”期间,正逢汛期的卫河、漳河、滏阳河、

滹沱河等河大堤全部决口,汹涌的洪水迅疾淹没了冀南广大地区,并一直蔓延到天津、北平;与此同时,冀鲁豫、冀南根据地突然爆发了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的大流行性霍乱^①。因霍乱、水淹、饥饿等原因,中国人民成千上万一批一批地死去。这一事件发生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一直认为卫河等河大堤决口是发大水冲的、大流行性霍乱也是自然原因引发的瘟疫。

直到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在中国东北日俘管理所关押的日军细菌战犯,在中国政府长期教育及优待政策感召下,终于良心发现,主动交代实施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内幕,在陆地撒放霍乱菌、决河堤放水扩散霍乱菌,屠杀鲁西、冀南 24 县(临清、丘县、馆陶、冠县、堂邑、莘县、朝城、范县、观城、濮县、寿张、阳谷、聊城、茌平、博平、清平、夏津、高唐、武城、德县、威县、清河、故城、景县)中国和平居民 42.75 万人(这仅是霍乱爆发区部分县份的统计数字,遭到水淹、发生霍乱的邯郸、大名等 11 个县市,尚未查到日军当时秘密调查统计的数字),中国政府才知道这场大霍乱是日军细菌部队人为制造的特大惨案。

十分遗憾的是,日军细菌战犯这些十分重要的交代和揭发材料,被监狱管理部门封存,湮没于浩繁的历史档案中,长期未被人发现、整理,国人对此一无所知。1993 年 6 月,我们在南京征集《山东抗日战争纪实》日军暴行资料过程中发现该细菌战线索,随即追踪寻觅,查阅历史档案、报刊,走访抗日根据地老首长,总计行程万余里,最后终于查清人类有史以来、日军侵华史上规模最大、屠杀和平居民人数最多、且被尘封半个多世纪的这次细菌战详情。

^①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经口感染的急性肠道传染病,现为我国法定管理的甲类传染病。因该病在甲类传染病中排在第二位,也叫“二号病”。它可以引起流行、爆发、大流行,严重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霍乱病的临床症状为:频繁或剧烈腹泻、呕吐、脱水、循环衰竭及酸中毒等。如抢救不及时或不得当,发病后数小时至十几小时即死亡。被污染的水源是主要的传播途径,其次是食物和生活接触传播以及苍蝇传播。

鲁西细菌战特大惨案曝光,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极大重视。2002年12月上旬在常德召开的首届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决定,立即对该细菌战进行民间调查取证。2002年12月、2003年2月、4月,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王选女士和崔维志,3次带领该细菌战民间调查取证组赴山东、河北省调查,历时16天,行程3500公里,先后调查了临清、临西、馆陶、冠县、东昌府、济南、临沂等市县区,访查细菌战受害者、知情人200余人,查阅了大量地方史志资料,老百姓的血泪控诉和地方史志记载,完全印证了当年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的滔天罪行。

日军在山东的细菌部队

日本侵略军为了实施生物战,大量、快速地杀害中国军民,在中国建立了许多细菌部队,研制细菌,开展细菌战。细菌部队名曰“防疫给水部”,除进行细菌战外,还担负着为其野战部队供水和预防传染病的任务。侵华日军规模最大的细菌部队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代号为满字第七三一部队,头目是石井四郎中将。侵占华北、华中、华南后,又分别建立了华北、华中和华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代号分别是甲字第一八五五、荣字第一六四四、波字第八六〇四部队。各方面军及防疫给水部在管下各部队设防疫给水支部、防疫给水班。支部、班均能独立研制细菌,开展细菌战。

第一八五五部队驻北平,下辖13个支部,其中有3个在山东:济南、青岛和徐州支部。驻泰安的第五十九师团设防疫给水班,配合他们工作的还有日军驻济南陆军医院、济南市同仁会防疫所和“新华院”。

济南支部代号为第一八七五部队,隶属于驻济南的第十二军军医部,业务上受第一八五五部队领导,1938年成立于济南市经

六路大纬六路,1942年迁至经六路纬九路,今遗址尚存,即省物资集团办公楼后面的那座3层小灰楼。部队长先后为柳田、金久保、渡边一夫、冈田。军衔为少佐或大尉。有官兵百余,中国人二、三十人,中国人不参与机密。

第一八七五部队内部机构设庶务、经理、计划、卫生材料、卫生研究、防疫、生菌制造、给水凿井、病理实验等室、班。庶务室负责部队统辖、经营、联络;经理室负责物资、给养、经费;计划室根据军医部要求,制定细菌战计划;卫生材料室负责器械、药品及其他消耗品供应;卫生研究室负责理化学实验、卫生学研究及毒气业务;防疫室负责细菌检索、消毒、预防接种及其他瘟疫预防业务;生菌制造室负责研究、制造各种细菌;给水凿井班负责野战部队和驻地饮用水灭菌消毒及开凿野战用井业务。

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代号为第二三五〇部队,隶属于师团军医部,规模小于第一八七五部队,有官兵30多。济南陆军医院隶属于第十二军军医部,主要负责细菌实验和活体解剖,配合进行细菌战。济南市同仁会防疫所名为慈善机构,实际上是细菌战协同单位,细菌部队所需的原菌就由该所提供。“新华院”是日军设在济南的最大的监狱,其研制的细菌先在被关押于这里的“犯人”身上实验,活体解剖的对象也大都是从这里押去的。

日军细菌部队配有进行细菌战的特殊设备,如孵卵器、显微镜、培养器械、病源检索器、各种灭菌器、消毒器、野战蒸馏器、解剖器等。他们的一切活动均严格保密:部队一律称代号,违者“严惩不贷”;细菌制造、作战活动均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作战计划、命令和汇报文体全部改头换面,统统使用“隐词”、反语;部队官兵工作时,门内加锁,有专人监守,对工作内容一句也不准泄露,就是遇到权力很大的日本宪兵盘问,也不准如实相告;对配合执行细菌战任务的陆海空军官兵也进行保密,除极少数高层人员外,其余官兵包括具体操作人员均不知自己所为。

别看日本细菌部队人员少得可怜,军官官阶非常低微,但他们个个都是“魔头”,他们所进行细菌战所造成的杀伤力,是任何常规部队大兵团所不能比拟的。

日军用中国、朝鲜人作活体解剖,制造毒菌

日本驻山东细菌部队制造了大量感染性极强、杀伤力极大的毒菌,主要有霍乱菌、伤寒菌、赤痢菌、结核菌、流行性脑膜炎菌等。这些病菌引发的疾病,当时我国绝大部分不能医治;就是能治,因日军集中散布病菌,发病集中、突然,传染性强,病员广泛,农村缺医少药,老百姓又经济困难,也只好坐以待毙。

日军的细菌制造程序为,将原菌和细菌培养基置入孵卵器内,控制于一定温度,经过一定时间即培养成功。细菌繁殖能力强、速度快,以霍乱菌为例,在摄氏 37 度时,24 小时即培养成功。据以后被俘的日军第一八七五部队中尉竹内丰交代说,在 1943 年 8 月半个月內,该部队仅伤寒菌即制造了 16 瓶半(玻璃瓶)。每瓶直径 40 厘米,高五、六十厘米。

第二三五〇部队也有惊人的生产能力。据 1942 年 12 月调入该部细菌室担任化验、培养细菌任务的日军曹长林茂美供述,他一个人就生产了 90 瓶病菌,其中霍乱菌、伤寒菌各 30 瓶,结核菌、赤痢菌各 10 瓶,脑膜炎菌、流行性时疹菌各 5 瓶。其杀伤力,以霍乱菌为例,每瓶可直接杀死 100 人左右,间接展转传布造成的杀伤人数则成千逾万,不可估量。

世界各国用于和平事业的细菌培养、检验,均用豚鼠作活体实验,而日军为了鉴别细菌感染力、杀伤力,取得制造细菌的培养基,却残酷地用八路军战俘和无辜平民代替豚鼠作活体实验。日军给这些实验对象注射病菌,或让他们吃下拌有病菌的食物,发病后加以观察,以比较确定病菌的感染强度和对人类的危害程度。结果,

这些实验对象不是被病菌折磨死,就是被日军注射吗啡、石炭酸杀害。因其实验过程极为秘密,日本战败后又将档案材料销毁或运回本土,他们究竟在实验中杀死了多少八路军战俘和平民,已无法查考。但是从个别战俘交代和有关人员揭露的零星材料看,日军进行活体实验的手段是极为残酷的,数量也是很大的。

据林茂美供述,1943年2月,泰安县有两名妇女患了天花,第二三五〇部队以为其治病为名注射伤寒菌,两天后她们都死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根据有关材料宣布,从1943年3月至1945年8月,关押于日军济南监狱“新华院”的“犯人”,被日军注射细菌致死者达数百人。

曾在第一八七五部队当翻译的韩国人崔亨振,于1989年向韩国《中央日报》揭露了日军用中国人、朝鲜人进行活体实验的罪行,该报7月21日以《日军在中国的第二支细菌部队》为题作了报道。崔亨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驻在中国山东省省府济南的日本北支那派遣军济南地区防疫给水班,是用人体实验疫苗的部队。它把鼠疫等各种病菌注射到中国俘虏身上,然后观察整个发病过程。济南地区防疫给水班,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实验细菌臭名昭著的第七三一部队完全一样的另一支部队。有1000多名中国俘虏和韩国流浪民,被当成人体实验对象悲惨地死在这支部队。”

用活人作细菌实验已属骇人听闻,更残酷的是将被实验者活活解剖。1954年5月,济南市人民检察署曾对第一八七五部队活体解剖的罪行作过调查。他们在调查报告中说:“日本人在泰安招来很多苦工,每人一天5角钱,吃得很好,每日打针,然后派到别处,其中有一人留在小屋内解剖了。”该报告还说:第一八七五部队“白天工作很少,夜间工作忙,每天晚上用小卧车往里拉人,都是从新华院要来的。”这些被拉进去的人无一生还。曾在第一八七五部队做过事的中国人张森说:“有一次用人实验过,当时天气很热,是在6、7月份,将菌注射到人体内后进行解剖了。”

综 述

林茂美在第一八七五部队帮助工作一个月，曾亲自剖杀了 11 名八路军战俘。林茂美到达该部细菌室的当天，即同木村大尉将已注射鼠疫菌的两名八路军战俘活活解剖。通过解剖检验，认定该菌种有很强的感染力，即将被解剖者的血和血液琼脂培剂置于摄氏 37 度的孵卵器内，经反复培养操作，制造出大量细菌战用的鼠疫菌。

之后，林茂美和木村又将伤寒菌注射到 9 名八路军战俘身上，并让他们吃下拌有伤寒菌的食物。由于大量摄入剧烈的活毒菌，症状迅速出现，持续高烧、呻吟、说胡话，几天时间即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呼吸微弱，身躯痉挛。为进一步检查被细菌侵蚀的内脏器官变化，制作标本，取得培养基，林茂美以为其治病为名，将一名战俘绑于解剖台上，施以麻醉后，将深深陷下、烧得滚烫的腹腔剖开，将内脏一一取出，装入标本瓶；而后穿刺胆囊，取出胆汁，作为伤寒菌培养基；最后给战俘注射吗啡液，将其杀害。用同样方法，他们把其他 8 名战俘一一杀死。这 9 名战俘的胆汁培养基，共制造出 16 瓶半细菌战用的伤寒菌。

山东日军细菌部队制造的病菌绝大部分运往东北及其他地方，屠杀中国军民。1943 年 8 月制造的伤寒菌有 15 瓶撒于陇海铁路以南和平汉铁路沿线，这些地方随即爆发了大规模的流行性伤寒，致使大批中国人死亡。

日军在山东实施细菌战，最早见著文字的为 1938 年。当时，日军控制的包括山东在内的华北各铁路、公路沿线，经常遭到八路军和人民群众袭击，损失惨重。日军气急败坏，即在铁路、公路沿线村镇的水井里撒放霍乱、伤寒等病菌，致使疫病肆虐，在 8 月一个月中就死亡四、五万人。日军无耻，反诬八路军所为。为此，重庆的中共方面报纸《新华日报》曾向世人揭露日军的这一滔天罪行，世界红十字会华北主持人也向日军提出严厉谴责。

1941 年，日本驻济南领事馆命令所有在济日人打防疫针，吃

水由第一八七五部队灭菌后供给。不久,济南车站、王官庄、东昌等地就发生了霍乱,大批居民死去。王官庄的细菌传播是用狗进行的。日军把放上病菌的馒头、猪肉让狗吃后,再传染到人群中。日军还强行给济南火车站乘客注射“防疫针”,否则不准上车,实际上注射的是伤寒菌,结果旅客走到哪里,死亡就散布到哪里。1942年3月,日军“扫荡”冀鲁豫和冀南抗日根据地时,曾施放带有鼠疫杆菌的老鼠,又有大批人死去。

日军部署罪恶的“十八秋鲁西作战”计划

日军在山东也是在中国实施的规模最大的细菌战,是1943年秋天进行的卫河流域“霍乱作战”。

据档案部门记载,日军侵华期间共进行了6次大规模的细菌战,山东卫河流域“霍乱作战”即为其中之一,且屠杀中国人民的数字特别大。其他5次以时为序分别是:1939年在中蒙边境的诺门罕细菌战,1940年在浙江鄞县、衢县、金华的鼠疫战,1941年在湖南常德的鼠疫战和在晋冀鲁豫边区、晋绥边区的鼠疫战,1942年在内蒙临河、五原的鼠疫战。

卫河发源于河南省辉县西北,经河北省流入山东省,由馆陶、临清、德州,再向东北注入渤海湾,德州以下称漳卫新河。卫河在临清城以南分出一支流东去,与马颊河、黄河相接。卫河临清至德州段又与京杭大运河重叠,从这里乘船北可去天津、南可达杭州,由此,这里成了山东、河北两省物资交易的通路,使临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山东省仅次于济南的繁华城市。

这里所说的卫河流域,是指以馆陶、临清为中心的卫河两岸地区,抗日战争初期属国民党山东第四(临清)和第六(聊城)行政督察专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属于冀鲁豫边区和冀南。详细划分:临清、夏津、武城、清平、堂邑、馆陶、丘县、冠县、莘县为冀

南抗日根据地；聊城、茌平、博平、朝城、阳谷、寿张、观城、范县、濮县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

这一带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是联结山东、冀南、冀中和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濮县、范县、观城还是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和行署就驻在这里。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民族英雄范筑先和中共鲁西地方组织团结合作，创建了国内外知名度很高的鲁西平原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6万多，政令通达30余县，把黑暗、落后的鲁西变成了光明、先进的鲁西；与此同时，八路军一二九师徐向前部挺进冀南及鲁西卫河以东地区，开辟了根据地。范筑先被国民党山东顽固派沈鸿烈、李树椿、王金祥勾结日寇陷杀于聊城后，一二九师主力挺进鲁西，八路军独立撑持起这一地区的抗战重任。

日军回师华北后，在鲁西疯狂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国民党地方顽固派也配合日军向八路军进攻，加上连年自然灾害，根据地遇到了严重困难。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殊死奋战，终于度过1941、1942两年极端困难时期，扭转了被动局面，坚持并巩固了鲁西根据地。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日军开始了“霍乱作战”。

日军这次“霍乱作战”规模宏大、部署精密、准备充分。驻北平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日军第一军军医部部长、原关东军七三一部队部队长、日本细菌战最高权威石井四郎中将，华北方面军一八五五部队部队长西村英二少将和驻济南的十二军司令官喜多诚一、内山英太郎中将亲自部署；驻泰安的五十九师团师团长细川忠康中将具体指挥。

参与策划和具体实施的军官有：关东军七三一部队第一部（细菌实验）部长、第四部（细菌生产）部长兼十二军军医部部长川岛清大佐、十二军军医部部员渥美中佐，一八七五部队部队长冈田大